

以概念為基礎的學習

Concept-based Learning

作者／艾瑞克生 H. Lynn Erickson

譯者／徐純 Christina C. HSU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譯自 H. Lynn Erickson (Nov/Dec 2000) . *Concept-based Learning. Museum News*, pp.42-44。

作者艾瑞克生是美國一位獨立教學課程設計的顧問。她的著作有《激盪腦力、心力與靈魂：重新定義課程與教學及觀念基礎的課程與教學：超越事實的教學法》(*Stirring the Head, Heart, and Soul: Redefin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Concept-base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Teaching Beyond the Facts.*)

愛學習是一種天賦，有的人天生就賦有一個好問的思想；而另有的人則還是在一種未被啓蒙的意識能力。

博物館為展覽尋找著如何使任何一種學習的心態與思想的觀眾都可能介入的展示單元中，從好奇的以至於未啓蒙的學習者都包括在內。博物館展示單元採用「概念透視法」(Conceptual lens)，是說明在單一觀念的形式、或用一個「主要觀念」(big ideas)來說明兩種或兩種以上概念之間的關係，來啓蒙觀者個人的知性與感性。這種「概念透視法」為學習者提供入門的觀點，把他們自己的背景知識、問題與好奇心帶到

某種經驗中。這樣一個「個人思想的架構」就可以稱為是「持久性的瞭解」(enduring understanding)。例如，一個視覺藝術的展示單元集中於線條的溝通效果，可以用下面的概念性的持久性瞭解來做架構：「方向、型態、特性、與其他感情、風格、與效果的溝通。」

戴爾欣與傅克在他們著作《家庭觀眾行為與非正式科學教育環境的學習：從科學教育研究的反省》(Lynn Dierking & John Falk, *Family Behavior and Learning in Informal Science Setting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from Science Education*) 書中，引述一九七八年孔恩與肯道 (Cone & Kendall) 的研究所做的發現，在密尼蘇達科學博物館 (Minnesota Science Museum) 一個家庭平均在一個特展中僅花十分鐘，而在一個展示單元上也僅花三十秒鐘。根據戴爾欣與傅克的其他研究也發現，博物館的觀眾傾向於不看圖表、繪圖與細節的文字。'視覺藝術第一中心 (First Center for the Visual Arts) 領悟到這些研究的結果，可以幫助他們發展成為可以掌握他們觀眾的博物館，這些觀眾包括

了兒童、家庭與成人，並且可以鼓勵他們一再的回來參觀。如果展覽可以專注於一項持久性的瞭解時，博物館就是創造了一個學習者與展示空間之間一項有意義的、個人的互動作用。這種成雙重的焦注，創造了觀眾在展示單元前的停留，提供觀眾在展示所做的互動經驗，使之產生一個知性的脈絡。學習者對使用具體的活動與視覺會對展示發生興趣，而建構了他個人在持久性的瞭解上的個人詮釋。這種學習經驗就是概念性的基礎教育 (Concept-based Learning)。

什麼是概念性基礎的學習？

概念性基礎的學習會引發博物館的觀眾更深刻的考慮，達到它所得的資料做可轉換性的瞭解。在博物館展示單元採用單一概念的透視力，激發觀眾在他們建構個人切題性與意義性時，會有重點性的、有創意性的去做思想。例如，在一個歷史或藝術博物館中，要讓學習者看有關「非洲」的展示時，觀眾們可能看到的是非洲文物及象徵物件。但如果我們在展示中放入「認同」的透視，我們所涉及的是學習者對展示物件的個人知性想法是「非洲

認同」的貢獻。這個概念性的透視，驅使對展覽的研究要更嚴格、更有趣、也更有知性的涉入。

當單一概念擴充使用，而聚焦在展示上的「持久性的瞭解」時，學習者對展示單位所要呈現的觀念會更深刻。非洲展覽可能是用「藝術在文化認同上的反應」的瞭解來架構，採用這種概念的架構，對單獨的學習者或家庭觀眾可以是一個了解的跳板：

- 「文化認同」是什麼？
- 文化需要認同嗎？
- 這個展示如何反應非洲認同？
- 這些藝術家如何掌握這個文化的認同？
- 家庭有一項認同嗎？家庭如何表現他們的認同？
- 國家有一項認同嗎？不同的社群可以分享同一國家認同嗎？
- 還是他們各有不同文化認同？他們如何維持他們單一的文化認同？

每個概念與每個持久性的瞭解，都可以讓觀眾對主題、物件、與事實的學習與思想，超越固定程序的記憶，或不加思想的觀察。在一個概念性的基礎所做的設計模型中，主題所提供的脈絡、或工具，是用來使思想對概念與觀念的可轉換更深刻。

一九九一年《教學與人類的頭腦》(Teaching and the Human Brain)一書中，肯·杰歐飛與瑞納德(Geoffrey Caine & Renate Nummela Caine)把「表面的知識」(surface

knowledge)與「有意義的知識」(meaningful knowledge)之間做了區別。表面的知識是傳統式對事實與過程的記憶。然而，要有意識的知識，卻是學習者就要能感受到關係與樣式，來讓資訊有意思的存在。學習者能把資訊與他們過去獨有的經驗、與現在的環境之脈絡、與互動關係連絡起來，他們所得的資訊才會有意義。²概念與持久性的瞭解可以提供思想的建構，以便任何年齡的學習者都會在新的經驗中，感受到資訊的關係與樣式。概念的建構可以允許新的知識整合到個人已存在的經驗架構中。每個人在時間過程中所遇到的新案例，對他們經驗發生疑問、形成他們的知識、也形成更深刻的個人瞭解。所以在博物館展示中，一個概念性的焦點可以提供讓人興奮的學習途徑，使觀眾在建構個人的意義與個人的真實性時，這途徑會明顯的表現在他們心思與心靈中。■

註釋

- 1 Lynn Dierking & John Falk (1994). Family Behavior and Learning in Informal Science Settings: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from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78, no. 1, 57-72.
- 2 Renate Nummela Caine & Geoffrey Caine (1991). *Teaching and the Human Brain*.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譯者後記

美國博物館協會是在一九〇六年成立，至一九一九年，才開始有一年兩刊的《博物館工作》(Museum Work)，屬於比較地方性的報告。如果當代的美國博物館要知道世界博物館的情形，是很難由這份雜誌上獲得，但對非美國人而言，它對美國民俗的報導卻是豐富的資源。例如一九二四年的文章中有一篇〈競爭做一個新博物館〉(Campaigning for a New Museum, 註1)，詳細描述水牛城的人民以討論、海報、開會等方法，同意定一份大契約，以財力支持蓋一個新的建築物，以利水牛城自然科學學會(Buffalo Society of Natural Sciences)的成立。一九二六年這份《博物館工作》雜誌成為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的研究及報告，爭議性更大而且對外界更沒關聯的雜誌。

之後，這份雜誌改名為《博物館訊息》(Museum News)雙月刊物，除了地方性博物館的報導之外，加上博物館同儕之間的經驗交換，更做理論的分析，在博物館學上有相當的累積，配合美國博物館協會的年會活動，每年將近一百五十場的討論會累積文字，已成為博物館界重要理論與實務的訊息來源，也是研究博物館學相關議題不可或缺的資料。以這兩篇(其實是同一概念的)而言，它是刊登在二〇〇〇年11/12月號雙月刊上有關博物館藝術教育的文章。事實上，目前這是相當流行的一種觀念教學，台灣的中小學也在推動一種合一的藝術與人文的教育，但如何用在博物館的展覽與教育活動上，該文是一份很有用的參考資料。

註

- 1 Ruth V. Weierheiser (July/August 1924). Campaigning for a New Museum. *Museum Work*, vol. VII, no. 2.